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象牙塔工讀日誌
<p>三月一日，星期一。</p> <p>象牙塔內的人們神色各異，或疲憊或急促；亦迷茫亦憂愁。你像個穿梭在電影場景中的局外人，踏著與眾不同的輕緩節奏，攜著難以言喻的興奮和雀躍，筆直而堅定地前往你的目的地。</p> <p>換上工作服，你短暫地加入了醫護人員的一方，你那身具有象徵意義的制服，使你和普羅大眾之間產生了一條明顯的界線，然而對此你是感到心虛的，你實在拿不準自己的知識儲備量是否能負荷得起這象徵的重量。</p> <p>初來乍到的你不太明白自己該做些什麼，畢竟在聽取工作內容的說明時，「不要擋路」是第一準則，「協助庶務」則是附加於這之後的要求，但「庶務」的範圍實在太廣泛了，你除了量血壓以外的事都不曉得。</p> <p>不知是幸還是不幸，你的第一件差事來了——開完刀的病人躺在窄小的病床上，像個易碎品似地被運了回來，而接下來的步驟說實在和收貨沒什麼兩樣：驗貨、簽收和卸貨。你在學姊的指示下拎著血壓計和顯溫槍跟了上去，傳送人員的動作相當迅速，你抵達病房的時候已經一切就緒，病人被包得像個繭似地，你只需要上前推或拉一把就能記嘉獎一次。</p> <p>很快小床被推走，你和負責照護這位病人的學姊留了下來，你相當好奇接下來的流程，而學姊也看出了你的疑惑而沒有支開你，她迅速地查看了病人手術的傷口，交代家屬一些術後的注意事項後，便領著你離開病房了。</p> <p>有過這次的經歷，接手新的病人這件事便變得順手了起來，若情況允許，你會待在一旁擔任一名安靜的聆聽者，聽著學姊以流暢的語句問起病人的基本資料，一段段簡單又漫長的故事——在你面前展開，他們帶著不同的原因來到這裡接受各項療程，為了同樣的目的：「出院回家」，而付出相異的代價。</p> <p>於醫院工讀的第一天風平浪靜地結束了，回到租屋處的你出於紀錄的目的，即便痠脹的雙腿吶喊著要休息，你仍拿出封面相當樸素的日記本寫下今日的所有見聞。</p> <p>也不知是所謂的新手運還是別的什麼，接下來的日子沒有出現任何大風大浪，正好適合你嬰兒學步似地一天天摸索單位的行事步調。時間過得很快，你就這樣嗑嗑絆絆地過了一個月，雖說稱不上熟悉，但起碼你在應對家屬和病人形形色色的問題時，已經不會腦袋空白地束手無策。</p> <p>五月六日，星期四。</p> <p>工讀至今，你發現這份工作可以學習到許多職業的些皮毛，例如前天的你充當維修工程師替病人家屬處理轉台的問題，昨天的你則成了病媒防治工程師，以酒精消滅掉不知從何而來的蟑螂，而現在的你就像個超商店員似地拿著掃描器，麻木地刷著藥包上的條碼，將這些從配藥室運送回來的藥品登錄於系統。但今天機器好像壞了，有一包藥怎麼樣都刷不過，跳出的視窗不斷地告知你這位病人已經不在你們單位了，「或許是轉床或是出院</p>	

了」，很快你心裡便有了底，便開口詢問學姊，想著等會兒要當送貨員把藥物快遞過去。

學姊困惑地皺眉，對此你表示理解，畢竟病人每天來來去去，一時之間想不起來也是人之常情。很快學姊露出了然的表情，她在你期待的眼神下宣告：「喔祂昨天 expire 了。」

這話說得像飲料過期似的。

尚未從訝異中回過神，你手上那失去主人的藥包已被學姊輕巧地拎走，一時間你感到有些悵然若失，但又矛盾地認為這般感性的自己顯得有些可笑，畢竟你連那位病人的面容都記不清。

你發現靈魂可以很輕，輕得能夠以一句話輕飄飄地帶過，也可以沉重地壓在你心口教你胸口煩悶。胡思亂想之際你憶起那關於靈魂重量的荒誕實驗，你試圖回想起方才那藥包的重量，掂量著掂量著，然後發現頂多也就十公克左右。

可惜今天新的病人實在太多，容不得你有片刻閒暇去思考哲學問題，很快你便被學姊的呼喚打斷無邊蔓延的思緒。

「來了！」或許是為了將那不明不白的情緒發洩掉，你喊得比以往還要大聲許多。

七月十三日，星期二。

當然工作期間也不是沒有過美好的回憶，那些久居於此的病人每當你來的時候總會面帶笑容，有的問候你吃飽了沒，有的則記著你學生的身份關切你是否太過辛勞，而你總笑著回應「吃過了」、「不會，學姊們更辛苦」，然後在家屬遞來各樣糖果餅乾甚至是水果的時候，一邊推辭一邊在他們的笑聲中落荒而逃。

你對於這些善意總是滿懷著感謝，可你同時也保持著理性，謹記你和病人之間停留在醫療性關係，所以這時便有了所謂的矛盾，當病人和家屬越親切友善，你便更巴不得對方趕快出院。

而今天的你實在敵不過家屬的熱情，半推半就下抱著滿懷的芭樂頻頻道謝，並從滿室溫馨的病房退了出去，你臉上掛著神采奕奕的笑，若眼前有面鏡子，便可瞧見那蔓延至眉梢眼尾的笑意，而當你踩著大步踏進下一間病房時，你識相地收斂了雀躍的心情，畢竟你能明白地感受到兩間病房內迥異的氣氛。

病人此時正躺在床上陷入沉睡，氧氣高速通過鼻導管的聲音、生命監測器無機質的聲響，全部都在昭告病人的情況並不樂觀。

家屬們圍著病床沉默，他們大多面容哀戚，只有少數幾人尚能分神向你點頭致意，你受到影響不敢開口，舉起手心的顛溫槍示意自己此行的目的，並以輕緩的步伐悄悄靠近病人，測量體溫的同時，你注意到病床邊神情憔悴的女人，她像是握著救命稻草似地牽著病人毫無氣力的手，眼眶泛紅彷彿在無聲悲泣。你下意識地張口想要予以安慰，但許多慰問的話鯁在喉頭愣是一個字都吐不出，能說的過於蒼白空泛、不能說的又不是你所能承擔的，最終你緊抿起脣，帶著歉疚的感情離開病房。

七月三十日，星期五。

這天你面臨了一個課題，眼前的病人頻頻哀嘆，你的視線來來回回地在血壓計和對方悲苦的面容上逡巡，幾經猶豫後你鼓起勇氣嘗試地上前，讓自己以親切溫和的口吻詢問對方發生了什麼事，病人看向你，眼中悲切而絕望，聲音顫得同繃緊的琴弦，他似是傾訴又

似是在尋求一線生機，「今天醫生告訴我，我的腫瘤轉移了。」

啊。

你僵住了，手指開始不安地摩娑起衣服下襬來，這是你第一次體會到不論是病人亦或是你，在疾病痛苦面前都顯得渺小孤苦，可你卻是曉得的，此時的你不能退縮，因為你好歹也算半個醫護人員，在病人面前醫護人員永遠得保持專業、冷靜而穩重，於是你緩緩點頭接受他的訊息，並表示醫療團隊仍會繼續給予協助，期許病人能配合往後的治療。

而當你說完最後一個字時，你立刻就知道，病人對於你的言論感到非常的不滿意。

病人本就深鎖的眉頭皺得快連成一條線，他用著全身的氣力朝你嘶吼，像是什麼受傷的猛獸，以失控的情緒向你表達自己的悲願：「重點是要好起來啊！」

而你什麼話都說不出口，過往學習到的那些知識在他的激動面前顯得蒼白無力，而對方似是從你的怔愣與沉默當中讀取到什麼訊息，於是你聽見長長的嘆息伴隨著失望，「沒事了，你走吧。」

你攜著微不足道的憐憫與無人傾訴的羞愧如獲大赦地逃離病房，一出門便撞見了前來發藥的學姊，你面露尷尬地打了聲招呼，而內心湧起的罪惡與自責使你不敢與學姊對視，學姊似是對你這樣的模樣了然於心，她沒有多說什麼，只是拍了拍你的肩，讓你別想太多，趕緊去樓下拿便當。

放風回來的你又回到了往常那副沒心沒肺的模樣，當時間來到要測量體溫血壓的時候，你記著上次給你水果的那床病人，一路思考著這次要和他聊點什麼好，踏著輕快的步履抵達你熟悉的病床邊，和你微笑打招呼的卻不是你知悉的那位病人，對此你的內心不免感到落寞，而你把這情感歸咎於沒有機會和病人告別，等到心神沉澱下來時，你發現遺留下來的全是滿滿的祝福。

恭喜你出院。你在心裡默默地想著：我們別再見面了。

九月十四日，星期二。

「輸血最初十五分鐘內，醫護人員需密切觀察病人之生命徵象及意識狀況」，這句話以各種不同的描述方式，被明晃晃地標示在各個關於輸血注意事項的文件上，工讀前的你只當它和「健康五蔬果」是同樣級別的口號，但今後若有他人問及你，你會以沉重而嚴肅的口吻警告對方：千萬不要小看任何注意事項。

當然這件事被你慎重地記錄在日誌上，猶記那天是個忙得腳不沾地的日子，學姊同你交代了個時間，要求你記得為那位正在輸血的病人測量生命徵象，你應了聲表示聽見，匆匆地以潦草的字跡寫在一張皺巴巴的紙上，接著你隨手往口袋一塞，繼續往呼叫鈴直響的病房前進，欲要查看是否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地方。

忙完一圈，當你終於想起那位需密切觀察的病人，並拿出那張被揉得稀爛的紙時，正巧分針準確地指在學姊指定的時間，你大步趕至病房，病人正面色如常地躺在病床上，這不猶得使你鬆了口氣。或許是出於補償心理，你出聲詢問了病人好幾個身體是否感到不適的相關問題，病人則全給予了否定的回答。

你一邊慶幸一切如常，一邊熟練地為對方測量顫溫和血壓，正當你出神地看著螢幕上的數字緩緩抬升時，眼尾餘光捕捉到病人開始不自然地抽搐，你壓抑住尖叫的衝動，上前拍打對方的肩膀甚至叫喚他的名字。

一時間病房像是炸開的鍋，飛濺的星火燒灼著你的理智，所幸你製造的騷動和及時按下的呼叫鈴引來了學姊的關切，他們見情況不對，立刻動作迅速而俐落地進行急救，耳邊遠遠傳來廣播的聲音，語調平靜的女性嗓音以醫院的暗號昭告需要幫助的單位及位置，不久便是一陣急促雜亂的腳步聲由遠至近，聞訊而來的醫生們如同大片的浪花湧入病房，將本就不甚寬敞的空間擠得水洩不通。

你身為一介菜鳥理所當然地站在人群之外，呆站了五分鐘左右，你便在學姊的示意下去守著空無一人的護理站，一路上你腳步虛浮，彷彿整個人連同意識都飄到了雲端上頭，可惜莫非定律並非空穴來風，病人和家屬的意識像是銜接在一起似地，呼叫鈴接二連三地響起，你只能整頓萎靡的精神邁開步伐，接下來直到下班的前一秒鐘你都在疲於奔命。

最後還是學姊叫住了忙得團團轉的你，你頂著一頭亂糟糟的髮型和滿臉的倦容看向對方，學姊好笑地指了指手錶讓你趕緊打卡下班，而當你搖搖晃晃地準備去按電梯鈕時，你正好瞧見即將被送往加護病房的病人，病床上的儀器響著一遍又一遍的心跳聲，你望著他愣愣地出神，直到你的肩膀被學姊推了一下。

你回過頭看向學姊，只見她朝你笑著揮手道別。

「快回家吧，明天見。」

「好的學姊，明天見。」

十一月三日，星期三。

有對於療程服從性極高的病人，就有服從性極低的病人，你也總是習慣哄勸那些因為「戴著不舒服」而不願意乖乖戴上氧氣鼻導管的病人們——儘管他們一說話就喘得頭暈目眩。

今天你仍然在勸導的行列，但這次的病人顯然難纏許多，六點左右你受學姊之託前去測量某位病人的血氧濃度，並確認他是否有乖乖戴著鼻導管，而不出意料地，原本該插在鼻孔內的管路被當作水氧機似地棄置在床邊，你將潮濕瓶發出的咕嘟咕嘟聲當作背景音樂，迅速地開始測量氧氣濃度，儀器上頭顯示的數字並非打馬虎眼就可以過去的，你想起學姊頭痛的模樣和厭煩的神情，於內心長嘆一聲，張嘴就是一番好言相勸，說到最後，見對方沒有反對的意思，便打鐵趁熱地將鼻導管精準地插進病人的鼻孔裡。

好，現在能交差了。

你瞄了一眼螢幕上回歸到正常範圍的數字，不由得心頭一鬆，臉上的笑容也真切了幾分，你愉快地向病人道別，末了也不忘再叮嚀幾句要好好戴著鼻導管，才返回護理站和學姊報告。

「怎麼樣？」學姊上前關切地詢問，你知道做錯事的不是自己，但難免彎起眉眼堆出討好的笑，學姊見你這架勢當即便明白了，嘟嘟囔囔著不想再管那位病人了，可嫌棄之餘仍不忘和你確認病人的血氧情況，而在聽聞你讓病人好好戴著鼻導管後，學姊糾纏在一塊的眉頭終於舒展了些，心情稍微好轉的她拉著你數落一通那位病人的不是後，才神清氣爽地坐回電腦前撰寫護理紀錄。

不曉得那位病人還會在這裡待多久。

不知從何處生起的疲憊使你不禁如此想著。

十一月八日，星期一。

「啊！真是的！」你一靠近護理站便聽見學姊們此起彼落的抱怨，閒著沒事的你開始豎起耳朵偷聽，此次被咒罵的主角是上次你哄勸了半天的那位病人，而他被埋怨的原因倒不是不肯配合戴著鼻導管，而是出於懷疑錢包被偷而選擇報警，涉世未深的你對此感到荒謬，甚至懷疑是自己的耳朵出問題。

學姊暴躁的模樣像極了動物園裡抓狂的母獅子，當你正這麼想的同時學姊看了過來，以為事跡敗露的你抖得像被獵食者盯上的獵物，但學姊只不過是想請你去幫忙測量其他位病人的血糖。

得令的你不致有所耽擱，快步前去執行得到的指令，而在你終於能偷得一陣子閒時，一名外籍看護在護理站附近欲言又止，你便上前關切對方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地方，但無奈語言不通，他只能比手畫腳地請你跟他過去，你內心雖然疑惑，但仍乖乖跟上，心理猜測或許是要幫忙病人翻身，卻不料對方將你帶至病房內的廁所。

你心裡的疑問更強烈了，看了看裡頭沒有排泄物的馬桶，將病人拉血便的選項給移除掉後，對於看護將你帶到此處的理由更加沒有頭緒，思索的期間，你順著看護手指指著的方向看了過去，只見馬桶與牆壁之間的地上，正靜靜地躺著一個破舊的皮夾。

天啊。

聯想到今天學姊們抱怨的那件事情，你除了無奈以外不知道自己該作何感想，向一旁的看護道謝後，你拿起皮夾找上那位報警的病人，攤開皮夾和他一起確認這是否是他的物品，而裡頭的證件也相當明確地給予你肯定的答案。

解決完這件事後，你邁著急促的步伐，迫不急待地找上學姊們，並語氣歡快地邀功：「錢包找到啦！」

「什麼！」學姊對此感到不可置信，而在你的一番陳述下他們紛紛露出複雜的神情，但總歸還是為找到錢包而感到慶幸。

這次的經驗委實相當特殊，但你實在不想再體驗一遍了。

十一月九日，星期二。

隔天的護理站比以往吵雜了些，你看見一名應是家屬的生面孔在和學姊爭論著什麼，你向其他學姊投去疑惑的目光，而他們則向你搖搖頭，不知是在讓你別攪和進去還是隱晦地表達無奈。

在此起彼落的呼叫鈴聲中熬到八點，你推著上頭擺滿血壓計和顛溫槍的三層車開始在單位巡迴，被瑣事折磨的你已然精神恍惚，反應開始變得有些慢半拍。

走了半層的病房，你確認床號的時候，發現這正是昨日報警的病人的床號，你撓了撓頭，拎著滿手的儀器敲門進入病房，發現那位病人並沒有拉上床簾，你疑惑地走上前去，接著因受到驚嚇而彈得老遠，驚慌中你看見了不久前和學姊發生爭吵的家屬，這才想起這床病人已被宣告院內死亡，而此時的他正沉睡似地輕閉著雙眼，四肢放鬆地躺在病床上，空氣中沒有迴盪啜泣和悲鳴，一切實在太過於平靜，這使你一瞬間懷疑是不是自己記錯了床號，不尤得多看了幾眼，而後發覺自己的失禮而移開了視線。

而在你倉皇轉身準備離開病房的同時，房門被人從外推開，迎面向你走來的是身穿一襲黑色西裝的工作人員，曾經你嗤笑黑色代表死亡和不祥的論點實在荒謬和迷信，現在卻覺得並不是毫無道理。你們的視線恰巧撞在一起，對方禮貌地向你點頭示意，而你也回以

同樣的禮數接著匆步離去。

推著推車的你在學姊的示意下，連車帶人地進了隔壁病房，在病人和家屬疑惑的視線下，你強裝鎮定，用笑容掩飾你仍怦怦直跳的心臟，當你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，便將推車推離病房，正巧看見葬儀社的工作人員，他們兩人一前一後地將病床緩緩推離，你愣愣地望著那逐漸遠去的白色床鋪，想起了田野溪流間往南方振翅的候鳥，此番遠行為的便是展開新的旅程。

你知曉這股湧上的悶痛從何而來，卻不知該如何排解，若你是個喜歡撰寫悲劇的小說家，或許會在記著靈感的筆記本添上這麼一筆：生活是場苦難，每個人都在塵土中掙扎。

然而你只是個習慣用日誌記錄日常的工讀生，你甚至自嘲地想：醫院裡哪會有塵土呢？漫天飛舞的細菌還差不多。

你拿起記錄的紙張，用顫抖的手在那空下來的床號上打了個叉，那記號歪扭得像是在傾訴你現在紛亂的思緒，你深吸了口氣迫降了那於腦中盤旋的念頭，重新推起推車開始你方才被中斷的工作。

畢竟你還有二十床血壓要量呢。